

名 家 解 读 红 楼 梦

红楼梦纵横谈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峰。

由于此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实在太博大精深，人们很难用一个适当的词语来概括它、赞誉它。

对之惟有感到惊奇，故称之为「奇书」。

林冠夫 论红楼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07.411
L491.02



郑州大学 *04010249443V*

林冠夫 著

红楼梦纵横谈
林冠夫
论红楼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07.411
L491.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纵横谈/林冠夫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11

ISBN 7 - 5039 - 2423 - 3

I. 红… II. 林…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8215 号

红楼梦纵横谈——林冠夫论红楼梦

名家解读红楼梦

著 者 林冠夫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海 洋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2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2423 - 3/I · 1116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

王朝闻

不论是当做欣赏对象还是当做研究对象，小说《红楼梦》对我们都可能是常新的。

这是因为：第一，它本身拥有丰富的生活内容、情感和思想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得以表现的形式千姿百态，这就给人们提供了有所发现的巨大可能；第二，当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审美能力和有关知识有了变化和发展，他就有可能从即使早已熟悉的人物和情节中，引起前所未有的感受、体验和发现。这就是说，《红楼梦》好比一个蕴藏丰富的宝库，它对艺术欣赏和科学研究都可能是取之不尽的；但是，只有当欣赏或研究的主体拥有独特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他才可能从这一对象中获得新的感受、认识和发现。

只看目录，可以看出林冠夫著《红楼梦纵横谈》对这部小说的欣赏和研究是多侧面的。在这本写作于1982年冬至1984年夏的著作里，有关于作者生平和家世的，有关于版本差异现象的，有关于思想、艺术特色的，有关于各种人物个性的，有关于续书或原著影响的论述。我虽只读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给我的印象，是著者不只熟悉这部小说，也比较熟悉传统的诗词，这种主观条件的特殊性，给他的论断提供了独特的论据。由于认识有差别，任何论断都可能引起不同的看法。但只有独立思考，各抒己见地把自己那不与人和苟同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才可能丰富和发展《红楼梦》研究以及其他学术研究。

就我读过的《林黛玉与李清照》这篇短论来说，论者不只以

文献资料作为根据，论证了虚构人物林黛玉与实有其人的李清照在艺术才能方面的优越性的联系，不只论证了这两个女诗人的作品在读者影响中的共性，而且论证了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应试诗与人物个性的关系。尽管比较喜欢宝钗的读者未必乐于接受这种论证，但这种论证至少可以表明，论者对于传统诗词的特殊兴趣，怎样形成了论点的特殊意义。我还读过两篇关于史湘云与林黛玉中秋夜联句的短论，各以警句“寒塘渡鹤影”和“冷月葬花魂”为题。两篇短论分别对“鹤影”和“花魂”与前人诗赋的联系作了论述。当然，如果认为论者独特的判断一定切合曹雪芹的原意，难免形成不大有说服力的武断，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探讨有助于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论者进一步指出湘云的“鹤影”与苏东坡《后赤壁赋》的“孤鹤”的联系，指出黛玉的“花魂”比“诗魂”更接近曹雪芹原意，这都是有独到见识的判断。这些考释没有脱离小说的人物、情况和环境的特殊规定，因而与令人生厌的烦琐考证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考释显示着研究工作的个性和勇气，所以它才拥有特殊的可读性。

研究的个性和独创性与研究的科学性当然不能划等号，但科学性不能脱离研究的个性和独创性。包括《红楼梦》的研究，只有充分发挥研究个性，提得出前人或同时代人所没有提出过的论点，《红楼梦》这一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才是常新的，才有可能引起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也才可能给读者提供崭新的阅读对象。脂砚斋论《红楼梦》，一再提出反对写作一般化的论点，说“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第一回批语）这种说法，和曹雪芹自己反对“千部共出一腔，千人共出一面”的说法一致。这种说法的含义，可以认为是说千姿百态的生活现象，对于某些文艺创作来说并未真正成为作者的对象。那么，学术研究是不是也存在过脱离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而显得论点和论证方式的雷同化现象？如果说这种现象对学术研究的前进是一种阻力，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以为王夫之关于“心灵”的个性与写诗的个性化的论述也值得借鉴。在《薑斋诗话》里，王夫之指出：“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人支借也。”学术研究当然不等于做诗，但作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同样必须要有自己那种不能互相支借的“心灵”，即有独立性的研究个性。《红楼梦》作为研究的对象，对于对象中存在着的特殊点能不能有所发见，取决于研究者有没有他那不与人苟同的“心灵”。作为研究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的“心灵”，不是先天从娘胎里带来的，常常是在研究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有独特性的“心灵”形成独创性的发见和判断，善于总结经验发见和判断一定会反作用于研究工作者的“心灵”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的创造。

《红楼梦》作为研究的对象，已经引起过“百家争鸣”。包括如何研究的方式方法，可不可以“百花齐放”呢？我以为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正因为个性不同的研究活动将会选择特殊的侧面或着重点，从而形成论点的创造性和特殊性，《红楼梦》对研究者来说才是常新的，也才能真正活跃研究空气，也才能丰富和壮大有这部巨著的研究成果。认识过程是没有止境的，绝对正确的研究成果只能是一种未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假设。只要研究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那未必十分成熟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这是值得读者欢迎的。因为，在反复研究中获得来的收获，即使是一得之见也有助于研究工作的繁荣，至少可能成为读者的一种启发，启发他们自己依靠自己，从而对《红楼梦》获得自己的发见和判断。

目 录

序	王朝闻 (1)
---------	-----------

综 说

奇书《红楼梦》	(3)
《红楼梦》的本名和异名	(6)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9)
“红迷”遗恨	(11)
红苑趣闻	(14)
慈禧与《红楼梦》	(17)
《红楼梦》与鸦片	(19)

作者生平、家世与交游

曹雪芹的《红楼梦》	(23)
秦淮旧梦	(26)
曹家历史档案的新发现	(29)
曹雪芹的父亲是谁	(32)
所谓“曹雪芹的佚诗”	(35)
书籍之谜	(37)
黄叶村	(41)
张宜泉与曹雪芹	(44)

版 本

《红楼梦》版本概述	(49)
-----------------	--------

甲戌本·····	(61)
己卯庚辰本·····	(63)
杨本·····	(66)
王府本与戚序本·····	(68)
舒序本·····	(70)
郑本·····	(72)
梦觉本·····	(74)
靖本、俄藏本·····	(77)
程本·····	(79)
一部奇异的《红楼梦》钞本·····	(81)
林如海死于何时——“冬底”征疑·····	(84)
顽石怎么变成美玉·····	(89)
紫鹃与鹦哥·····	(93)
脂砚斋、脂批、脂批本·····	(96)

思想与艺术

假作真时真亦假·····	(103)
“护官符”与俗谚·····	(106)
说空空道人·····	(109)
《红楼梦》人物的名字·····	(112)
甄士隐与贾雨村·····	(116)
“假宝玉”与贾宝玉·····	(118)
豪门一席酒·····	(122)
并非鬼话·····	(124)
两首《好了歌》·····	(128)
传神阿堵·····	(130)
林黛玉的眼睛尚未画出·····	(133)
读者给林黛玉补画眼睛·····	(138)
说“影子”·····	(140)

此时无声胜有声·····	(143)
引而不发·····	(145)
反常与合理·····	(149)
袖中见巧·····	(153)
一击两鸣·····	(156)
分寸·····	(161)
半旧铺设与富贵气象·····	(163)
笑声中的泪渍·····	(165)
隔花人远天涯近·····	(169)
含而不露·····	(174)
恰到好处·····	(177)
麻雀衔旗·····	(180)
唬人一跳的“化布施”·····	(184)
“金瓶”壺奥·····	(187)
花解语，玉生香·····	(191)
“腾挪”是怎么来的·····	(194)
射覆·····	(197)
“该”与“不该”·····	(202)
说“阜”字·····	(205)
《红楼梦》与吸烟·····	(207)
知医，更知人·····	(210)
大观园（一）·····	(212)
大观园（二）·····	(215)

人 物

宝玉参禅与禅宗·····	(219)
贾宝玉出家了没有·····	(222)
做和尚与反佛·····	(226)
林黛玉与李清照·····	(230)

以花喻人·····	(235)
黛玉葬花·····	(240)
出污泥而不染·····	(243)
冷月葬花魂·····	(246)
林黛玉的诗才·····	(251)
探花林如海·····	(253)
螃蟹咏之外的奥秘·····	(255)
封建祭坛的“牺牲”薛宝钗·····	(258)
任是无情也动人·····	(263)
“虎兔相逢”与元春的结局·····	(267)
再说“虎兕”·····	(272)
寒塘渡鹤影·····	(276)
红杏与玫瑰·····	(279)
“槛外人”妙玉·····	(283)
妙玉的归宿·····	(287)
西方宝树·····	(290)
“凡鸟”王熙凤·····	(293)
王熙凤的才干·····	(297)
王熙凤的权术·····	(300)
秦可卿结局的修改·····	(305)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309)
《芙蓉女儿诔》究竟诔谁·····	(314)
袭人·珍珠·····	(318)
袭人的名字·····	(320)
千古艰难惟一死·····	(326)
桃花·茶蘼·····	(331)
身份特殊的奴隶：鸳鸯·····	(334)
鸳鸯拒婚·····	(338)
鸳鸯之死·····	(341)

金钏·····	(343)
非僧非道的柳湘莲·····	(346)
呆霸王薛蟠·····	(350)
小红与贾芸·····	(352)
贾芸谋事·····	(356)
冲出禅关的智能·····	(358)
死而复生的柳五儿·····	(361)
“乱点鸳鸯谱”·····	(364)

续书及其他

后四十回的作者·····	(369)
再说后四十回的作者·····	(374)
续书与大团圆·····	(377)
《后红楼梦》·····	(379)
《红楼梦补》·····	(384)
《红楼梦影》·····	(389)
《红楼复梦》·····	(391)
《天雨花》·····	(393)
《儿女英雄传》·····	(396)
简说“红学”·····	(400)
后 记·····	(404)
修订版后记·····	(407)

【综说】

奇书《红楼梦》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峰。由于此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实在太博大精深，人们很难用一个适当的词语来概括它、赞誉它，对之惟有感到惊奇，故称之为“奇书”！

称《红楼梦》为“奇书”，不算是过誉。它确有不少奇异、奇特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它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一部文艺作品，如《红楼梦》那样，始终传诵不衰，如日月常新，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罕见的。

与曹雪芹同时代的诗人赵翼，写了一首《论诗》绝句说：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另一首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之句，更为读者所熟知。这两首诗，虽然都是讲诗歌的创新问题，而且关于新鲜与陈旧的议论，也略嫌绝对化。但在文学史上，这种现象却确实存在。古代的许多名著或名家之作，在它们产生的时代，家传户诵，风靡一时。然而，随着时代的迁移，读者面就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如晋代左思的《三都赋》，初出时，人们竞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①。又北宋的柳永，时人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②之誉。当时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倾倒，由此可想而知。可

^① 《晋书·文苑传》。

^② 《避暑录话》。

是，到了今天，情况就大不相同。对于左思，除了从事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少数专业工作者外，一般读者很少有耐心去啃《三都赋》的了。柳永的命运似乎略胜于左思，多少读过几首柳词的读者，远比读过左赋的为多。但是，比诸当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来，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其他诗人、作家，盛名因历史长流的冲淘而渐趋衰减，也是常见的现象。

《红楼梦》却很奇怪，问世迄今，二百余年，风靡传诵，几乎代不衰歇。乾嘉以还，各个时代都有记载说明此书的盛传状况。经学家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三）说：“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在郝懿行的这条记载里，可以看到乾嘉间《红楼梦》传诵的盛况。西清《桦叶述闻》载：“《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缪艮《文章游戏》载：“《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翹楚也。家传户诵，妇竖皆知。”这些，都与郝的记载相互印证。不过，郝懿行也还说到：“今二十余年，此本亦无矣。”似乎《红楼梦》的传诵也有过一个低潮时期。可是，从另外的一些记载看，《红楼梦》的盛传，始终没有衰替，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记咸丰十年事，说：“（《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裙屐少年以不知此者为不韵。”李慈铭的话，并非是想当然。从一粟的《红楼梦书录》记载《红楼梦》的梓刊情况看，说明“百余年，风流不绝”一语是有根据的。《红楼梦》的诸多刻本，大多数是刻于嘉庆以后，到光绪间，还有易名为《金玉缘》《大观琐录》等而刊刻的。易书名付梓，据某些资料说，这是为了应付官方的禁令。这样做，固然是书贾出于牟利的目的，但从侧面也反映出《红楼梦》深受读者的欢迎。以此，书贾才挖空心思，出此“高招”。

到了今天，读“红”又形成了一个热潮，甚至还可以说是空前的热潮。近三十多年来，《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总印数，达几百万册，在读书界真正出现了“家置一编”的盛况。甚至，连文化水准还达不到阅读此书的人们，也能通过舞台、银幕等来了解

《红楼梦》，为宝黛的不幸抹一把眼泪。真可谓“家弦户诵，妇孺皆知”。

这里，值得一提弹词《天雨花》。此书有顺治八年序，成书时代略早于《红楼梦》。当时也很脍炙人口，与《红楼梦》合称“南花北梦”。今天，“南花”濒于湮灭，“北梦”却依然风靡，这也可见《红楼梦》的艺术生命力之强。

当然，一部书的价值，读者的多寡不是衡量的绝对标准。有的伟大作品，并不一定拥有最多的读者；也有的是并不高明的东西，却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但是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红楼梦》跨越了时代历史的障碍，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红楼梦》的确是一部罕见的奇书。

《红楼梦》的本名和异名

据说，有一位村学究卖弄他的博学，说：“曹雪芹真了不起，写了举世闻名的《红楼梦》，还写过一部《石头记》。”这位学究之所以闹了这个小笑话，是由于他没有好好地看《红楼梦》，起码他是没有仔细看这部书的开头。因为《红楼梦》开头“楔子”部分，有一大段话交代此书的来历，提到了它的本名和几个异名。

说明来历，一般说来属于艺术表现手法的范畴，目的多半是为了增加某种真实感。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说是某友人的日记；矛盾的《腐蚀》，说是从防空洞里拣到的一个日记本。《红楼梦》也是从说明来历开始。书中说，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有一块顽石，原是女娲补天时遗留下来的，后来得到一僧一道的帮助，幻化为美玉，被携到人间，经历了一段悲欢离合，到它返本归真之后，自记了这段幻形入世的经历，所以叫做《石头记》。这是此书的本名。

后来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在石下经过，看到了石头的这篇自记，抄回人间。这位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又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这段话，说明此书除了《石头记》这个本名外，还有《情僧录》、《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等几个异名。这诸多的异名中，《情僧录》一名，未见他处叙及，似乎只是行文上的需要而故弄这一玄虚。其他的异名，却还可以看到用过的迹象。